

歷史與空間

從《樂嘉藻日記》窺士人生活

昔黔中民諺云：「華家的銀子、唐家的頂子、高家的穀子、樂家的才子。」則樂府濟濟多士矣。樂家第一代為樂永隆，字海平，商人，清同治年間，由貴州黃平縣輾轉遷居省垣，居今貴陽市黔靈西路樂樂家大院。第二代為樂永隆四個兒子。長曰嘉藻，字采澄，舉人，先後參加「公車上書」、辛亥革命，為貴州諮議局首任議長，遊走在政、商、教三界，被稱為「讓茅台酒名揚世界的人」，著有《貴州黨爭事略》、《香雪堂文》、《香雪堂詩》、《中國建築史》（中國建築史的開山之作）等。次曰嘉荃，字良丞，秀才，著有《湘夢樓詩稿》、《碧窗楚影詞》等，「留下百餘冊日記（皆藏於貴州省博物館）」（王堯禮語），黔中知名學者陳恒安、李獨清等皆出自其門下。三子嘉芸、四子嘉芹皆有聲名於時。第三代的樂森璋，曾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當選首批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第四代的樂黛雲，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第五代的樂綱，現為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亞洲研究系教授兼主任。

樂嘉藻（1867—1944）生在近代劇變之世，而毅然投身於中國改革的浪潮，終生以救亡圖存、富國強民為念，其言其行，令我欽佩。餘生也晚，2013年貴州建省六百周年之際，省裏舉辦題為「六百年貴州不能忘記的人」大型歷史人物畫展，才在展館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樂嘉藻畫像。其面容清癯，神情剛毅，眼如焱電，英氣逼人。遙想樂氏早年參加「公車上書」，上書光緒皇帝，因「其措辭激烈以至軍機處留中不發」；晚年因梁思成駁議《中國建築史》，語氣輕薄，又奮起辯駁。真可謂面如其人矣！

樂嘉藻為樂家第一代讀書人，勤於撰作，視日記為日課，數十年未嘗中斷，且所記甚為詳細，長者達兩三千字。尤為幸運的是，樂氏日記保存良好。如同魯迅謂太炎先生為「有學問的革命家」，樂氏可謂「有商業眼光的讀書人」或「有文化的革命家」。其百年前所寫的日記，殊具史料價值，其中一些細節，堪稱中國近代社會史之絕佳材料。除關於袁世凱、孫中山、黃興、梁啟超等人的見聞記載外，更多的是參觀南洋勸業會，又至北京、南京、上海、天津、武漢、長沙等地尋訪典籍、字畫、古董，考察當時的社會、商業，所見所聞，靡不記錄。後人循其日記，不僅能了解其人其事，更能從中窺見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生活及其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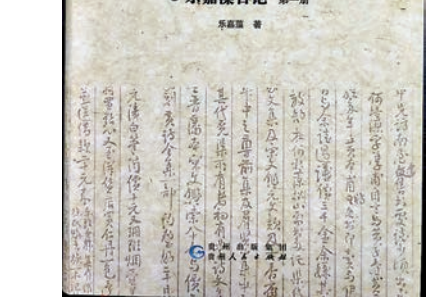
舉《庚戌旅行日記》為例，起於庚戌年三月二十二日（清宣統二年，1910年5月1日），迄

於十二月十五日（1911年1月15日）。樂氏此行，目的地主要有二：一是北京，流連廠肆，訪書看磁；二是南京，觀南洋勸業會商品展覽。庚戌旅行，前後歷時八月又八日，所記路線及沿途見聞，可作為研究近代交通史、人文地理學的材料。

樂氏到京後第二天，先至瑞蚨祥鴻記購衣（「價一百元」），又「至同仁醫院看病就醫」。因要寫磁器史，買磁器是大宗。6月16日，「至廊房頭條德聚興看舊磁，買得仿雍正五彩填金小瓶，三十元。雍正粉彩花鳥茶杯四，八元。雍正青花煙壺，五元。嘉慶五彩壽桃盤二，六元。道光青花花瓶一，二元。道光三友煙壺，四元。彩華堂二彩果二，十元。寶善堂八方茶杯一，二元。即託店伙僱驢車同坐還寓，價銀付店伙持還。」6月23日，「飯後與王升坐洋車至琉璃廠，在德珍齋買得雍正豆采印青花加彩果盤一，十元，連架。」7月8日「早七點鐘至琉璃廠德珍齋，再觀鄒小山花卉冊，與價八十元，不售。至德聚興取煙壺，補價十元前交三元。」記載所購清代器物、價格詳細，實為研究中國陶瓷史、經濟史的珍貴材料。

至琉璃廠訪書、買書亦是要事。7月17日，「飯後，至沙土園與何厚甫議定《宋文鑒》修整之法，並將《陶集》退還。出至德珍齋看扇面數十頁，無一佳者。看舊錦數段，亦不佳，遂出至正文齋看書。《古文淵鑒》係開化紙印，嫌天地頭稍短，其初印東雅堂《韓文》亦嫌稍短。元刻《李太白集》，余視其紙墨非元也，以楠木匣盛之，裝潢甚麗。弘治本《曾南豐集》、開化紙印之《四朝詩選》，皆致佳。余僅與購《蘇樂城集》，以三十五金成議，約二十日往取。且託其覓《嘉祐集》、《東坡七集》等。其掌櫃甚年少，姓杜，號郁芬，人甚活潑，言《貴州通志》及《雲南通志》曾賣過百金一部。又言何厚甫為太利害，有渾名曰『何漂』云。」7月18日「視其汲古閣《元十家集》，刻不甚精。」所載書籍、畫冊、書冊價格、版本、行市，堪稱研究中國書籍史、版本目錄學、社會經濟之絕佳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精於商業的樂氏從訪書中發現了商機：8月2日，「桂生言北京楮樹最多，因議設由貴州僱匠人來京造白綿紙，當易銷行。因取明印《宋文鑒》所用之白綿紙考之，貴州未嘗不能造。又浙江開化紙，相其肌理及其韌性，亦是楮紙。其言設在北京造楮紙能及此兩種紙者，當不愁無銷路也。」若二人所議果可行，則



■《樂嘉藻日記》 作者提供

近代中國造紙業、圖書業，恐將是另一番景象。

南洋勸業會是吾國歷史上首次舉辦的「世博會」。時間是1910年6月5日至11月29日，會址設於南京，佔地700餘畝。展品達百萬件，吸引了30萬海內外觀眾，總成交額數千萬銀元。時人稱之為「我中國五千年未有之盛舉」。

樂氏到南京，目的在參觀南洋勸業會商品展覽。因此樂氏在寧43天中，幾乎天天穿梭於各館之間，參觀各館商品種類，記其形制、色澤、特點及其實用性，比較不同產地同類商品之優劣，尤其關注本省有一定優勢的商品如皮紙、絲綢、漆器。歷觀湖北、山東、浙江諸館，樂氏頗為自豪：「余在館中前後所見皮紙，未有如黔中之佳者。」10月29日，樂氏在漢口與貴州老鄉樂光廷談論貴州經濟，可證此論。「光廷言貴州牛皮、梔子生意，全省不一百萬，而湖北布之銷貴州者歲在二百餘萬。煙既禁種，黔人生計愈蹙，須謀補救之法。余告以惟有山絲、府綢氣魄較大，銷路既不可限量，貴州養蠶織綢僅亦有推廣之勢，惟須改良合時方可。至於礦業，目前人財兩乏，恐難猝辦。」其心念本省經濟之發展與改良、國家經濟之發達，於此可見一斑。

樂氏離寧時，抒懷道：「八點半鐘至南京下關。泊舟處正對獅子山，電燈所集南洋勸業會牌樓，儼然在望。鍾山為山所蔽不見，西山頭為儀鳳門卜。門前火車站亦不見，但見大觀樓及各旅館綿亘岸上。遙想獅子山後，勸業場之喧闐，城南之繁富，如在目前。流光如駛，又向此間盤桓四十餘日，他年感舊，此為最不能忘之境也。……舟開行後，漸見鍾山自獅子山後轉出，次見秦淮河口，蘆洲布帆荒逸如畫，再見清涼山其上翠微之亭峭立，再上平野一碧，遙山送青而已。還艙暫息，想像不置。」

樂氏《日記》第一冊所載之風景如此豐富多姿，引人遐想不已。第二冊年內有望出版，更使人引頸翹望。

字裏行間

狄仁傑會武功嗎？

影視界「借殼」古人，胡編亂搞比比皆是。近十幾年來，有一人物，無論連續劇、電影、網上電影都愛藉其名而敷衍故事的，眾矣。那人就是唐朝的「福爾摩斯」狄仁傑。

這眾多的狄公，我看來看去，始終喜歡梁冠華飾演的。記得當年，追劇追到樂不思睡，翌朝撐着眼皮上課。其後雖有劉德華的，也不及梁冠華。

梁冠華一個大肥佬，挺着肚臍，又不懂武功，為何那麼吸引大眾？無他，智慧也、推理能力也。其後的狄仁傑，無一不是武功高強的。梁冠華的狄公，應更合乎歷史上的狄公。其後的電影、網絡上的狄仁傑，稱不上一個「公」字。那麼，狄仁傑懂得武藝嗎？

有一位荷蘭人，熟習漢語，說得，寫得，對武則天時期的狄仁傑癡迷不已，甚至借而用英文寫了一系列的狄仁傑奇案。他除了母語荷蘭文外，因是外文家，足跡遍及各地，故通曉英文、中文、日文、梵文、藏文、德文、法文、印尼文、馬來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古希臘文、阿拉伯文。其中，最愛的是中文，深研中國文



■高羅佩親自譯成的中文狄仁傑。 作者提供

化，有漢學家之稱。他是誰，高羅佩（1910-1967）是也。

他努力創作，寫下一個又一個狄仁傑故事，從中可看出他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前些年，內地將他的狄公，全都譯了出來，成書多冊。日前，我在書坊看到一部署他名字的《狄仁傑奇案》，新加坡南洋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誠新鮮熱辣也。這是一部影印自1953年新加坡版。據前言說，這書實為《迷宮案》，英文版後迅被譯成日文。高羅佩興致濃郁，親自執筆譯成中文，改名《狄仁傑奇案》，在新加坡出版。在當年，「狄仁傑」這名字，有幾多讀者知道？

這是高羅佩唯一一部自譯成中文的著作。在這書中，居然給我看到狄仁傑是懂得武功的。故事是說，狄仁傑攜着家眷從遠赴西北的欄坊縣赴任，錯過宿頭，天黑趕路，林中殺出十餘盜賊，懂武功的兩隨從努力殺敵，且看狄仁傑的架勢：

「狄公見形勢危急，順手把車上所帶的一根長矛拿在手中，預備殺賊。說時遲，那時快，賊人臨近，看見狄公手中持着兵刃，立刻便將矛頭的一端握着，欲借勢把狄公拉下。狄公用力把矛往前一推，這叫做借助使勁，賊人出其不意，兩勁合一，隨即倒下，矛已放手。狄公得勢回矛，又急刺另一賊人……」

高羅佩寫來，狄仁傑有勇有武有智，一招一式，毫不含糊。其後，他補述：「狄公雖習習弓馬，因連日疲勞，焉能持久與兩賊交手」，幸隨從趕到，將賊結果，那才解救了狄公。由此而觀，狄仁傑雖能武但功夫甚弱。民間影視，卻神化了他。至於歷史上的狄公，是否真會武藝？待考。

高羅佩的中文，雖云白話，但文言痕跡甚濃，文字造詣不錯。這部《狄仁傑奇案》重新出土，值得一看。

開文學

粵語講呢啲

深蹲、家裏蹲、跔街、地跔、跔dun、跔登、跔躉、跔墩



對於雙腿彎曲、臀部不着地的那種虛坐姿勢，書面語叫「蹲」，如：「深蹲」（一種可減少腹部和腿部脂肪、維持身體平衡的動作）；「蹲」還可指留、閒居，如：蹲在家裏（待在家中）；「家裏蹲」（拒絕參與社會活動，終日待在家中的心理狀態）。含上述意思時，「蹲」的普通話讀「dūn/敦」。腳猛然落地而震傷，這情況可說成「蹲了腿」；含此意時，「蹲」的普通話則讀「cūn/存」。翻查近十多年廣為香港學界推崇，由中大製作的《粵語審音配詞庫》，「蹲」有二讀，分別是「存」和「敦」（並無「遵」此常音），前者被界定為「正讀」，後者則為「異讀」。據解釋，「正讀」是正音，「異讀」只是尚可接受而已。然而，根據上述資料可知二讀並存，即無分正異，有關方面明顯地犯上學術認知的錯誤。觀其

所舉詞例：蹲踞、蹲膘、蹲蹲、半蹲、盤蹲，有關方面將之全歸作「存」的讀音，而事實上只有「蹲踞」才有可能「配」上此音。就上述失誤，不禁令人懷疑多年來為何沒有語言學者挺身指正；所謂「審音配詞」，真個是名不副實。筆者就此修正如下：蹲踞、蹲膘、半蹲、盤蹲的「正讀」為「敦」，勿再誤讀為「存」或「遵」了。

上世紀六十年代，有首粵語流行曲《賭仔自嘆》，曲末兩句至今仍為人樂道：

我從前知道係咁嘅，我就唔使「跔街頭」
「跔街頭」借喻乞食、無家可歸；當中所用的「跔」，讀「謀4-1/mau1」，是廣東人就「蹲」的意思而創造的方言字。有了這個「造字」，廣東人便把「蹲下」說成「跔低」，「蹲在家裏/家裏蹲」說成「跔響屋企」，「蹲在街頭」說成「跔街頭」或「跔街」了。今年年頭，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以下的打油詩於當時就相當應景：

新冠肺炎襲全球，外科口罩不應求；
市民醫護齊發愁，冇就唯有家裏跔。

今天的「陀地」，舊時叫「流氓」、「地痞」（「痞」讀「鄙」）。可能是「地痞」經常流連街頭，「跔」成了聊天、賭博、用餐時的慣常姿勢，廣東人就叫這類人做「地跔」了。後來，「地跔」也指平民，那「地跔館」就是指平民食肆。

說回「跔」這個「造字」，以「足」字作邊旁是因為這個動作涉及「足」，但為何以「否」作另一半以及取「mau1」這個讀音呢？查「否」可讀「鄙」，且也有不好、壞、惡的意思，這不就是與「痞」的讀音和意思吻合嗎？從上圖，讀者看到「貓」竟可如人一樣做出「跔」這個姿勢，且「貓/maau1」通過音變可讀成「mau1」，這使筆者聯想到「跔」的取音就是源於此。

廣東人叫「失業」（迫使「跔響屋企」）做「跔dun」（「dun」讀「躉2-1/dan1」），寫法多為「跔登」、「跔躉」、「跔墩」，可無論如何引申，任何一個「dun」的化身也無法與原意吻合。「跔dun」的正寫其實是「跔蹲」（「蹲」讀「敦/deon1」）——音近且二字連用有強調待在家中之意。

最近，新冠疫情進入第三波，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不同場合表達了對市民在生活環節上的由衷關注。以下兩段「三字經」式的打油詩反映出其觀點如套用在實況當中存在頗大落差：

《問司長》
禁堂食，開餐煩！司長話，郊野閒。
喺左近，有點睇？你係我，點開餐？
打工仔，搵兩餐；搞成咁，似走難！
跔街頭，嚟開餐；搵失咗，唔使煩！
x x x
大學生，搵工難！問司長，怎麼辦？
司長答，好簡單；勿揀擇，有工返！
做洗碗，識轉臂；取經驗，度時艱！
答司長，食肆關；做開嘅，也賦閒！

詩語背後

長相思・一任滄桑入寨城（下）

我2004年來香港不久，恰逢周星馳的影片《功夫》發行，其中反映的九龍寨城（俗稱九龍城寨）的一些生活場景，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激起了我去進一步閱讀相關文獻的興趣。

香港日治時期，為了擴建啟德機場的明渠（即今天的啟德河），拆毀了九龍寨城的城牆。二戰結束後，大量內地移民來港，房屋短缺問題突出，不少人湧入「三不管」的九龍寨城。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上世紀七十年代。

通常認為，九龍寨城是一個雜亂無序的世界，房屋亂搭亂建，黃賭毒黑無處不在。其實，情況未必盡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寨城，是一片涇渭分明的寮屋區，有所謂「東區黃賭毒黑，西區溫良恭儉」的說法。在寨城東區，警黑勾結、欺行霸市現象屢見不鮮，但一般不會延及西區。由於有路西出，西區居民毋須踏足東區。

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後，寨城的警力空前加強，治安狀況更是大為改善。到1984年，犯罪率僅為0.84%，甚至低於當年香港的犯罪率1.42%。大眾心目中的典型的寨城印象，即那數百棟犬牙交錯的高樓，全都是這之後如雨後春筍般蓋起來的。

所以說，寨城的社會秩序總體上是可控的。由幫派勢力、居民團體、社工和宗教人士共同維持秩序，並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務，承擔着某種程度的政府職能。「害群之馬」會受到江湖規矩的處罰。寨城藏龍臥虎，但凡能在裏邊混得風生水起的，都是人中龍鳳。李小龍、周潤發、周星馳等，兒時是寨城的常客。寨城或許缺乏現代法治社會的某些要件，卻是一個有生命力的、有尊嚴的社區，庇護了大量難民與窮人。其運行的內核，是傳統的中國鄉土社會特質——居民自發認

同宗族式的文化價值和階層凝聚力。

這裏地租低廉，物價便宜。開業行商成本極低，不需要繳納任何稅金，甚至可以省卻交易的律師費、厘印費。各種小型製造廠生產大量價格低廉的產品，不但提供給寨城居民，也銷往全港。據說當時香港的魚蛋，有八成來自九龍寨城。寨城內的小作坊主、小工廠主們，通過自己的雙手勤扒苦做，維持生計，甚至積累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其中，佔相當比例的無證牙醫和廉價診所，更是寨城一景。出診醫師大多是內地經過專業訓練的中醫和牙醫，但行醫資格不被香港政府認可。由於當時香港醫療服務短缺而昂貴，許多市民都會前往寨城就醫鑲牙，生意十分興隆。

自稱九龍寨城居民的黃偉聰（Wong Wai Chung），在網絡上發表了一段話，頗耐人尋味：「說實話，我並不覺得九龍寨城有那麼差，它給窮人提供了房子，給沒有希望的人提供了家。有的人沒有身份證，有的人沒有錢，但九龍寨城收留了他們。他們需要有人把他們拯救。」

現在九龍寨城已不存在了，它所代表的社會生活方式，或許還可以在油麻地的廟街上體會出來。廟街以夜市著稱，最常見的職業是擺地攤。1975年，港英政府承認廟街的攤販經營，並劃定小販認可區，規劃了600多個攤位。從此，廟街攤販合法化，成為香港獨具特色的市井文化。同時，這裏長期混亂不堪、魚龍混雜，賭客、妓女、古惑仔、非法移民大量聚集於此，烏煙瘴氣而笙歌不絕，被稱為香港的平民夜總會。

九龍寨城孕育的江湖文化，為九龍乃至整個香港的發展打下了底色，香港迄今仍是華人社會中最江湖的地方。表面的秩序混亂，掩不住人性的高貴和溫馨。

有情有義，有品有格，善抓機會，吃苦耐勞，講規矩守底線，這些江湖社會所倡導的價值，可以從日常商業活動、社會交往以及政治生活中，時時處處反映出來。

追根溯源，香港社會的九龍痕跡是很濃的。形象地說，香港未亂九龍先亂，香港要治九龍先治。遠的不講，對現代香港影響深遠的「六七事件」，就起源於九龍新蒲崗塑膠工廠工人罷工。2016年大年初一晚上海突如其來的「旺角暴亂」，則是由擺街邊的小販問題引起的。「佔中」運動、修例風波中發生暴力衝突，旺角和尖沙咀一帶始終是熱點地區。

當然，九龍帶給香港的輝煌，也是有目共睹的。長篇電視劇《獅子山下》喚醒的獅子山精神，葵涌貨櫃碼頭代表的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尖沙咀大酒店大商場呈現的燈紅酒綠，星光大道表達的摩登文化，維港碧波映照的璀璨燈火……百樣傳奇，千般風情，誰也不可以忽略。

九龍從歷史深處向我們走來，一步一步，由暗而明，由亂而治，從寂寞冷清到光彩奪目，其間貫穿着頑強的文化生命力。近段時間，媒體討論香港面臨的困境，有個觀點幾成共識：勤勞、勇敢和共患難的獅子山精神，在房產投機面前灰飛煙滅；老規矩失去了，社會的根基就弱了。

其實，社會是這樣，個人也是這樣。在人生的波翻浪湧中，總需抓住一些精神的救命稻草，或事業，或愛情，或責任，或興趣愛好。



■香港九龍寨城公園 中新社